

释《关雎》中的“芼”

张文冠

(江苏师范大学 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9)

摘要:《关雎》中的“芼”,释义历来有分歧。文章认为“芼”义谓“拔取”,表此义的“芼”与“薺”关系密切,二者音近义通,当为同源关系。

关键词:芼 薺 同源 考释

中图分类号:I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7)02-139-05

作为《诗经》的首篇,《关雎》历来为人所重,其诗旨或谓“后妃之德”、或谓“刺时”、或谓“婚歌”,莫衷一是。非独诗旨,诗中部分字词的训释,亦是众说纷纭。“参差荇菜,左右芼之”中的“芼”,即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时至今日,“芼”的词义及其来源依然值得我们再作一番探究。

一、古今学者对“芼”的解释

1)“芼”义谓“择”。《毛传》:“芼,择也。”大体沿用此说的有清毛奇龄《诗札》、清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清汪龙《毛诗异义》、清朱彬《经传考证·毛诗上》、清李富孙《诗经异文释》、陈寿祺撰、陈乔枬述《三家诗遗说考·鲁诗遗说考》、清陈奂《诗毛氏传疏》、清丁晏《毛郑诗释续录》、清俞樾《群经平议》、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林义光《诗经通释》、吴闿生《诗义会通》、陈漱琴《诗经抒情诗今译》、程俊英《诗经译注》等。此说影响颇大,下文再对其进行辨析。

2)“芼”义谓“拔取”。《尔雅·释言》:“芼,搯也。”晋郭璞注:“谓拔取菜。”孔颖达《毛诗正义》引某氏曰:“搯,犹拔也。”持此说还有清王夫之《诗经稗疏》、高亨《诗经今注》等。

3)“芼”义谓“拔菜而择之”或“择”、“搯”义近说。邢昺《尔雅注疏》:“(芼,)谓拔菜而择之也。”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二:“‘芼’之义与‘流’同。《广雅·释詁》:‘(芼,)采取也。’又曰:‘芼,取也。’《尔雅》:‘芼,搯也。’‘搯’亦‘取’也。传训‘芼’为‘择’,盖谓择而取之,犹‘流’之训‘求’,又训‘择’耳。芼者,‘覼’之假借,《说文》:‘覼,择也。读若苗。’《系传》引《诗》‘左右覼之’,《玉篇》引《诗》亦作‘覼’。”遗史氏辑《诗经讲义》:“拔为正义,择则引申解。”马其昶《诗毛氏学》:“搯、择义相近。”此说综合了前两种说法。

4)“芼”义谓“烹煮(后进献)”^①。朱熹《诗集传》:“芼,熟而荐之也。”与此说相似的有清戴震《毛郑诗考正》和《杲溪诗经补注》、清庄有可《毛诗说》、李式谷《五经衷要·诗经衷要》、江荫香《诗经译注》、吴小如《说<诗·关雎>》(《文史知识》1985年第8期)、倪祥保《“左右芼之”解》(《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等。

收稿日期:2017-03-02

作者简介:张文冠,男,1986年生,山东聊城人,博士,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古近代汉语同形字考释与研究”(编号:15CYY027)。

① 有学者认为“芼”义谓“烹煮后进献”,有的则认为义谓“烹、煮”,二者大体相同,故将相关诸说合并为一说。



5)“芼”义谓“以菜和羹”。明朱朝瑛《读诗略记》：“芼，以菜和羹也。”

6)“芼”义谓“择菜作羹”。清陈乔森《毛诗复古录》卷一：“择其菜以作羹谓之芼。”此说将“择”和“以菜和羹”两种解释杂糅在一起。第四、五、六说与烹煮、作羹有关，对其的辨析亦详见下文。

7)“芼”义谓“摸”。胡适《周南新解》：“芼，即今‘摸’字。”（《青年界》1931年第1卷第4期）于省吾《泽螺居诗义解结》：“搯与择之含义即有区别又有联系，而以训搯为近是。旧说以覓为本字，芼为借字，我以为古文作覓或芼，今作摸，……芼应读作摸，是说水中参差不齐的苳菜，随流左右动荡，因而或左或右以摸索之。”（《文史》1963年总第2辑）于氏先是指出“训搯为近是”，又认为“芼应读作摸”、“或左或右以摸索之”，然“搯、拔”与“摸索”并非一义。

8)“芼”义谓“覆”。《说文·艸部》：“芼，艸覆蔓。从艸，毛声。《诗》曰：‘左右芼之。’”寿义《肆风管见（周南、召南）》：“（芼，）覆其上。”（《学术界》1944年第2卷第5期）。“左右覆盖苳菜”，显然不合《关雎》的诗意。

9)“芼”有“择”、“拔”、“覆”三义，且三义相关。清胡承珙《毛诗后笺》卷一：“《传》：‘芼，择也。’《尔雅》：‘芼，搯也。’孙炎曰：‘皆择菜也。’某氏曰：‘搯犹拔也。’郭璞曰：‘拔取菜也。’孙炎之训即本毛公，某氏、郭璞似别为说而义实相因。《说文》：‘芼，艸覆蔓。从艸，毛声。《诗》：‘左右芼之。’盖此‘芼’本艸覆蔓之名，菜亦艸类，惟其覆地蔓延，故须拔之而择之，义相成也。”此说试图将“择”、“拔”、“覆”三义串联在一起，多有附会之嫌。

在先秦两汉文献中，“芼”字除了见于《诗经》外，主要又见于《说文》和《仪礼》。据《说文》的记载，“芼”义谓“草覆蔓”，表此义的“芼”或与“冒”相通，徐锴《说文解字系传》：“芼，犹冒也。”

在《仪礼》中，“芼”义谓“和羹的菜”，《仪礼·特牲馈食礼》：“主妇设两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两脔芼设于豆南，南陈。”郑玄注：“芼，菜也。”此为第四、五、六之说所本。

笔者以为，文献中的“芼”字代表了多个不同的音义，而“左右芼之”的“芼”和《说文》、《仪礼》中的“芼”并非一词，训释时不可以此律彼。

上述第一、四、五、六说，流行颇广，这几种观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据，即“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是三种存在递进关系的行为。《毛传》释“流”为“求”，三句分别谓求之、采之、择之，有学者认为这是三个依次发生的动作^[1]；再以朱熹的《诗集传》为例，是书将“流”、“采”和“芼”分别释作“顺水之流而取之也”、“取而择之也”和“熟而荐之也”，三者在发生的时间上也具有明显的先后顺序^[1]。对此，清代学者即已提出反驳，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二：“《诗》变文以协韵，故数章不嫌同义，先儒或训‘芼’为‘芼羹’之‘芼’，失其义矣。”此可谓真知灼见。这类“数章不嫌同义”现象，王念孙称作“不嫌于复”，《经义述闻》卷五“薄言有之”条：“《采芣篇》‘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毛传》曰：‘采，取也。’‘有，藏之也。’……家大人曰：‘《诗》之用词，不嫌于复。有，亦取也。《广雅》曰：‘有，取也。’”所谓“数章不嫌同义”、“不嫌于复”目的是为了达到回还往复、音律和谐而又避免呆滞的效果，这种修辞方法通常称作“变文”，即在行文中相应的位置上使用不同的文词，以表达相同或相近意思。构成变文的语词一般同义或近义，在诗章中的关系一般是并列，而非层层递进。变文这种修辞手法，在《诗经》中应用甚广，详可参王耀东《谈〈诗经〉中的变文手法》^[2]。

“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所使用的即是变文手法，其中的“流”、“采”的解释，亦是仁者见仁，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赘述。笔者所认同的是王念孙的说法，《广雅·释言》：“撝，捋也。”王念孙疏证：“《周南·关雎篇》‘参差荇菜，左右流之。’‘流’与‘撝’通，谓捋取之也。‘撝’、‘流’一声之转。‘左右流之’、‘左右采之’犹言‘薄言采之’、‘薄言撝之’耳。下文云‘左右芼之’，‘流’、‘采’、‘芼’皆取也。《采芣》传云：‘采，撝，取也。’（《广雅》）卷一云‘采、芼，取也’，此云‘撝，捋也’，义并相通。”今按：表“撝”义的“撝”在《集韵》中音“力求切”，古为来母幽部字，“流”与之读音完全相同，二者可以相通，故



“左右流之”中的“流”当义谓“捋取”。“采”从木、从爪,是一个会意字,其本义亦谓“捋取”,《说文·木部》:“采,捋取也。”因此,《关雎》中的“流”、“采”皆谓“捋取”,即以手指抓物摘取。

据《毛传》和《广雅》,王念孙认为“‘流’、‘采’、‘芼’皆取也”,这符合构成变文关系的词语为同义或近义的规律。浑言之,“流”、“采”、“芼”皆有“取”义;析言之,从“取”的具体动作来看,“芼”和“流”、“采”并不完全同义,在查找故训和系联同源后,笔者没有发现“芼”义谓“捋取”的确凿证据。笔者怀疑,“芼”当从《尔雅》和郭注之说,义谓“拔取”。至于此义的来源,可能与“薅”相关。下即详述之。

二、“芼”与“薅”声韵皆近

“薅”本义谓“拔去杂草”,《说文·艸部》:“薅,拔去田艸也。”“薅”古为晓母幽部字,“芼”为明母宵部字。幽、宵二部主元音较为接近,关系密切。在《诗经》中,幽、宵二部时常合韵,如《诗·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其中的韵脚字“皎”、“僚”、“悄”属宵部,“纠”属幽部,幽宵合韵。因幽、宵二部合韵在《诗经》中甚为常见,以至于王力得出“(《诗经》)合韵情形最多者,要算幽部与宵部”的结论^{[3](P148)}。此外,《诗经》中也有分属幽、宵二部的异文,如《诗·邶风·柏舟》:“髧彼两髦,实维我仪。”其中的“髦”,《说文》即引作“髧”。“髧”属宵部,“髦”则属幽部。因此,幽、宵二部例得旁转,“薅”、“芼”当为准叠韵关系。

再看“薅”、“芼”的声纽,分别是晓母和明母,一为喉音,一为唇音,看似相隔较远,但此二纽在汉语中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一点可以从谐声、通假、又音、异文、同源、方言等方面予以证明。相关的例证较多,兹举数例于下:

先看从“毛”之字的谐声和又音。“𦏧”古属晓母,其声符“毛”则属明母;同样从“毛”得声的“𦏧”,在《广韵》中音“呼到切”、在《集韵》中一音“谟袍切”,一为晓纽,一为明纽。

声纽为明、晓二母的字不乏通假的情况。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四“惟時怙冒、丕冒、迪见冒、昭武王惟冒”条:“冒,懋也。《盘庚》‘懋建大命’、‘懋简相尔’,汉石经‘懋’作‘勛’;《君奭》‘迪见冒’,马本‘冒’作‘勛’;《顾命》‘冒贡于非几’,马、郑、王本‘冒’作‘勛’。《皋陶谟》曰‘懋哉懋哉’,《牧誓》曰‘勛哉夫子’,则三字互通也。”王氏认为“冒”、“勛”、“懋”互通,其中的“冒”、“懋”为明母字,“勛”则为晓母字。

明、晓二纽字的也有构成同源字(词)的例子。《说文·土部》:“墨,书墨也。从土、从黑,黑亦声。”“墨”和“黑”分属明母和晓母,王力认为二者为同源字^{[4](P253)}。

此外,除了古文献,“(明、晓关系)在方言材料中亦有反映。在闽南方言中,中古声母为[m]的字,如‘媒’、‘茅’,白读时读晓母,文读仍读明母,其白读一般保存了古音。”^{[5]①}

由上可知,“薅”、“芼”声韵皆近,二者在读音上密切相关,这一点还可以从“芼”的异体与“薅”通用方面得到印证。

三、“芼”的异体“托”又与“薅”相通

《关雎》中“芼”的有异体作“托”,《集韵·号韵》:“毛,择也,郑康成说。或从手。通作芼。”《集韵》的释义沿袭《毛传》之说,未必准确,但记录了“芼”有另外一个写法“托”。概因“左右芼之”的“芼”为手所作出的动作,故字可从手作“托”。

在中古文献中,作为“芼”之异体的“托”又是“挠”俗字,如:

① 对于明、晓二纽的关系,相关论述甚多。魏建功《古音系研究》指出“古唇音明纽与喉音晓纽相通”、“盖闭唇自鼻出为明,开唇自口出为晓,虽曰两位,初民实以开闭相对”,北京大学出版社1935年版,第257页。张洁在《简帛文献通假字所反映的上古鼻冠音与清鼻流音》一文指出“无论是楚简还是秦汉简帛文献中,明母字与舌根清擦音晓母字相通假的例子随处可见”,如在郭店简中,“昏”时常通“闻”,《简帛文献语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181页。张永言《上古汉语有送气流音声母说》一文有详细论述,例举了大量的谐声、通假等方面的证据,并拟有复辅音“mh”,《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90-99页。孙玉文《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一)》,《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1期;《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二)》,《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黄易青《论上古喉牙音向齿头音的演变及古明元音质——兼与梅祖麟教授商榷》,《音韵学方法讨论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08-311页。以上孙氏、黄氏所撰三文虽然否认复辅音的存在,但也承认明、晓纽相通是汉语中的事实。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三三《受戒捷度之三》：“若彼食时，有酪浆、煎浆、苦酒、盐、大麦、浆菜，茹授与之，若热，托令冷。”例中“托”，宋、元、明、宫本皆作“挠”。例言若“酪浆”等物温度过高，无法饮用，则搅动使之凉却。

失译（附东晋录）《那先比丘经》卷上：“诸小象走居前水中。走戏托捞水令浊恶。”例中“托捞”义谓搅挠、搅乱。

隋阇那崛多等译《起世经》卷二《鬻单越洲品第二之余》：“尔时，藏臣受王勅已，偏袒右臂，右膝着船，手托大水，指如蟹螯，撮聚金银，满诸器内。”例中“托”，宋、元、明本亦皆作“挠”。“手托大水”即用手搅动大水。

“挠”在《广韵》中音“奴巧切”，又音“呼毛切”，声纽分别为泥母和晓母。同“挠”的“托”当属晓母，《龙龕·手部》：“托，俗；挠，正：呼高反，挠搅也。”因从“毛”之字可读为晓母，如上述“秬”、“耗”等，故“托”当是“挠”的换声符俗字。^①

读晓母的“挠”、“托”与“薺”读音相同，在敦煌写本P.2011《切韵》中，“挠”、“薺”同属“蒿”小韵，音“呼高反”。故“挠”、“托”亦可写作“薺”，《慧琳音义》卷六九《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一五〇音义“挠搅”条：“上好高反。《广雅》云：‘挠，乱也。’《说文》：‘搅也。从手，尧声。’亦作‘薺’，论作‘托’。”

在近代汉语中，有“薺恼”一词，如：《水浒传》第二十四回：“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薺恼。”《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一回：“只是我在此住了多年，从不曾薺恼乡邻，欺压良贱，你们无端的来扰害我家，是何原故？”“薺恼”义谓“麻烦、骚扰”，其中的“薺”，杨德柱认为“薺恼”本当作“挠恼”^[6]，诚是^②。

“挠”因读作晓母而可写作与之同音的“薺”，同时又有换声符俗字“托”，这说明声符为“毛”的“托”读音同“薺”。“托”、“薺”音同，而“托”又是“笔”的异体，这为考察“薺”、“笔”在语音上的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③。

除了“托”字之外，“笔”还有异体作“秬”，《集韵·韵部》：“笔，《说文》‘艸覆蔓’，引《诗》‘左右笔之’，或从禾。“秬”构件稍移位后作“薺”，《龙龕·草部》：“薺，呼高反。”而在《切韵》中，“薺”亦读“呼高反”。“笔”之异体“薺”与“薺”同音，这同样可以证明“笔”、“薺”在读音上密切相关。

四、结语

“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4](P3)}。若从意义上细究，“薺”、“笔”是有所区别的。在泛指“拔”之前，“薺”的本义为拔出田地里的杂草，目的是清除无用之物，而“左右笔之”的“笔”义谓“拔取”，拔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有用的之物。不过二者也具有明显的共同之处，即其核心义素皆为“拔”；在读音方面，通过考察韵部、声纽及通假情况，可知“薺”、“笔”读音相近，故二者可视为“音义皆近”的同源字（词）。笔者揣测，“薺”、“笔”最初可能源于同一个表示“拔”义的词，后来随着语言的发展，在不同的语境中，因动作的目的不同而分化为“拔除”和“拔取”两个不同的词。

将“左右笔之”的“笔”释作“拔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严格地讲，变文手法是“用不同的词表示相同的意思”^{[7](P1445)}。如上文所述，“左右流之”、“左右采之”的“流”、“采”皆谓“撝取”。理想情况下，“左右笔之”的“笔”所在的位置也应当使用一个表“撝”义的词，如“撝”，但此处却使用了表“拔取”义的“笔”。究其原因，当是为了与“窈窕淑女，钟鼓乐之”的“乐”押韵，即“变文以协韵”。“乐”属药

① 当今学者已据佛经音义得出“托”为“挠”之俗字的结论，详可参张涌泉《俄敦18974号等字书碎片缀合研究》，《张涌泉敦煌文献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郑贤章《从汉文佛典俗字看〈汉语大字典〉的缺漏》，赵晓岚主编《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② “薺”有时也可写作“挠”，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五〇《牟犁破群那经第二》：“若边生恶草，薺除弃之。”例中“薺”，圣本作“挠”。

③ “托”、“薺”读音相同这种现象，是在中古近代文献中出现的，但明母、晓母相通在今之方言中依然有所保留，所以这种中古近代汉语中的语言现象也可以充当研究上古汉语的佐证。当然，同“笔”的“托”和读音同“薺”的“托”在意义上有所不同。至于“挠”之“搅扰”义与“薺”之“拔草”义之间有无关联，尚需作进一步的论证。

部、“芼”属宵部,宵药对转,可以合韵。另外,尽管词义不尽相同,但“芼”和“流”、“采”皆是采集的具体动作,语义中都含有“取”这个因素^①,三者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近义。因此,在没找到既与“乐”合韵,又表“捋取”义的词的情况下,创作者只好退而求其次,使用与“乐”合韵,且与“流”、“采”义近的“芼”。“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和“左右芼之”,可以算是广义上的“数章不嫌同义”。^②

常言道“《诗》无达诂”,以上为笔者的一孔之见,还请诸位方家赐教。

参考文献:

- [1] 萧涤非、刘乃昌主编. 中国文学名篇鉴赏(诗卷)[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 [2] 王耀东. 谈《诗经》中的变文手法[J]. 晋中学院学报,2005(4).
- [3] 王力. 王力文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4] 王力. 同源字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5] 徐莉莉. 论中古“明”、“晓”二母在上古的关系[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6).
- [6] 杨德柱. “蒿(薅)恼”考源[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7(6).
- [7] 夏传才主编. 诗经学大辞典[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 曰 若

An Explanation of the Verb “Mao” in the Poem *Guan Ju*

Zhang Wenguan

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 there has always been divergence in the explanation of the word “mao” in *Guan Ju*, a poem appeared in *The Book of Songs*.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meaning of this word as “pull”, it is a verb which has close connection with another verb “hao”. Both the two words have the similar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they are cognate words.

Key words: mao; hao; cognate; explanation

^① “捋取”中也含有“取”的语素,但“捋”义谓“挑选”,相比于“捋”这个具体的动作,“捋”稍显抽象。因此,将“芼”释作“拔取”,更加契合变文的修辞手法。

^② 诗人此处用“芼”,也是基于采集苕菜时使用“拔”这个动作的生活实际。由于受合韵、同义词数量等方面的限制,构成变文手法的语词有时并非同义,而是近义的关系,即广义的“数章不嫌同义”。